

復莊駢儷文權

復莊騷僊文權二編卷五

大梅山館集

鎮海姚燮 某伯甫

吳山抗峯高館炆譙圖序

吳山滄縈山房之抗峯館石門鍾珠府道士宏奎樛煉之所也咸豐二季壬子八月二十有二日假其館爲穢謾之集集者婁縣陳韻樓煥聲孫楫青鈞吳江沈鶴汀崇棨青浦陳鐵峯欽惠清戚砥齋士廉嘉善李炆亭圻錢塘朱僊舫繼瀛泉余凡八人珠府與焉導氣惟汶振籟得蘇文疏辟塵華燭繼晷羣山已暝若黛隱幃眾木下交呂煙爲障短筵引而宿鳥醒清尊浮而病蜚醉等

王逸少蘭亭之祓續李太白桃園之游矧乎巖背花開
風雨不到檐角天近星斗可捫水光忽明知林露之潛
下埕景散見喜五月之巳升已聞漏殘未覺神倦衣袂
爲之飄舉咳嗽有如玉霏置身最高之峯万夢憐蝨證
僊无主之界孤飛笑鵬千載而遇莫非夙緣百季有盡
難得今夕意目動適境目靜娛聊引喁言藉存泥爪續
圖者孫鈞序之者鎮海姚燮也

尺五莊餞曹圖記

爰思餞曹期我於右安門之郊日至而屬集相觴詠也
夫流暉焱迅百載交睫目身置世猶沙虫微每愴往事

依約得出盛不自娛衰復奚冀然而聊浪永日疏淪羈
緒高曠其達神與古睽實匪所尙或謂契闊旣久雲停
乍懽耳目覺適芳時易戀抑又淺矣頃當晴盱脂華出
門驚心關河千里生溽巍城燼開薄絮已飄平川日澹
初艸爲淥閒侶軀適靜得氣薰空亭坐筵深卮酒溫短
荻出漪欲動黿語殘鄂南林時有燕飛鹵山一睂遠佗
屏障茗翠之色混乎衫痕微風裏來遊絲滿空引目清
譚若接若續羣思入雋天倪益生栩栩然遽然愜景无滯
夾有遊者交錯樹陰蕪茵塵鳥鬱之濃芬不知旣醺高
春淹景夏過鄰寺裴裊蒼閒低枝紅盡夕露不馨積垣

蒼綠宿雨猶泣憶昨盛綺尊俎川澗胡然悽索但聞鐘
梵願瞻同侶集此異鄉各寸衷合於脈脈翕動蒼靄
羣鳥且休駕車言還樂至生感鄉者傳牋訂讌駢羅賓
友每託茲地目避坊篇辰星粲粲流波黯黯挾瑟之客
大半荒土題襟故人或作遠宦及期彊盛努力歲華王
謝桃逢豈爲名流歐蘇事業具在編簡差弗歛谷蕤照
自汨其性情其將澳浥波靡目徇於薄俗邪聚散出常
尤逢者所罔計也諸君誣成命余作圖而紀其畧時道
光二十年庚子惟莫之宵二十有九日同集者凡十有
三人期而不至者凡五人

正氣祠堂壁記

昔陳思王有言曰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是惟拳拳貞石槃砥在恆然後懣懣梟行罔避難澀事刃啖血稜威不磨甘心爲沸鼎之魚飛幕之燕若夫厄媾易九上慘下黷熱心纓紉陵滅大誼將目爲棄時之豪雋邪而歎有人者棘身鄙耆揜目困潛尙蟬蛻於躡埃矢堙暖曰茹糲久玉其質在涅不緇之二者皆足目奮榮播香激揚積俗故嵇侍中之血可目濺衣張仲蔚之蒿不鉏於徑吾邑自唐置望海鎮目來扶輿東溟勅寇時發漂鹵之慘按籍可瞰瞽元思之焚骸陳子華之絕粒其皦皦

已其或猥巷營軀榮叨一命責无守城之重心襄匹夫
之仁拯阨陷戈擐營伏劍雖歿之日猶生之季至於歆
江流之清託巖尻之閼冠綬來餌韜景益潏暫放齋著
書不赴奸名劉夢軒種藥苦如儒生砥狂瀾之流植浮
雲之志於是師絜者謙塵械繼躅者汎虛舟抱素尻貞
惟其選也曰忠義如彼曰介節如此而令其墨易授晉
長飄瀚海之竟皆蕨攀芳莫表鹵山之悵夷誰之咎歟
邑人士迺新邑東城候濤山下僧廬曇鄂堂故址奉粟
主合祀之凡有顓祠泉已入忠義鄉賢諸祠者概从畧
簡而无濫信而有徵顏曰正氣蓋有取乎湘靈之騷與

文山之調也嗚乎青天終古愴招搖之不茁白雲在空
慕飛鳴其奚弋爰系目迎送神之辭曰

易耿耿元精符澤有沕衣何濡翮朱鳥炎白榆六合坦
心无嶇尙桀桀爲騶吾彼焚焚皆蜺蜺阮之隧塵之隅
拭鏹瘳吞屬鏤一寸地丹腦塗礪堅石何衙衙任所尙
鮮有踰大布袖清風俱崇而邈瑩其持外万物廁僂侑
汰咄嶮歸恬愉崑山姿姣目姝集椒庭軒霞衢人綱植
天常扶卓煌煌揚颺颺蒼蚪翼旌元鼉枹控箕騎斗旁
來盱運際龍戰開黃虞柴燎夾廟牲當除恆茲肸蠁昭
霸孚

大碧山館記

韵琴丁君結宅餘暨東城渠之許曰大碧山館顏其楹
其爲地也量弧拓榭相時削楹楯垂樹恩轅鳳渥采鉤
門荔月延爍晚青扇檻花颺汎昔燠綺地偏心遠構舊
聖新玉峯之嵐隱緜航塢之雲遙障井鹵浮湘之閣流
馨與摘水部棣花之樓縈袂惟攬又奚必樊川半曲荆
南五華始足譟湫阨而夸延屬也繁咎小毛生爍姓先
生鯢金蘄作液歐儒墨爲禽鞭史呂總三蠹經而襲六
嘗於是宅閑藻凡睨椎輪泊倂驅轡炳虎雞辨雄五百
卷塢文綜廿四家茂奧其風通諸曆飫已而曰君恬襄

瑋束弋芾衡張赧思結榮天儀翔廓睇能燭古瑩弗撓
埃夷託是目檢押設鈴關覽上下持北山之晶節守鹵
河之瓣香夫何讓焦隱士之瓜牛廬謝秘書之沈郎室
哉若夫華鞍拂麝綺麓雕鸞競俠平津蠱情遂幕銀聲
飛而睂稜揭晶押蕩而心篆颺撻衫覬詵涼蟾濯桂側
鬢闕畫纖翎胷桐湘弭捧掃則紅怨颺聲吳帶蘭畝則
綠么媚舞庭揖七姓立侯之賓屏列易文閭娵之姝信
能動劇晏娛靜羈霸悅然而繩難烏繫窗倏駒犇白水
石沈朱顏金換酒空禪目蝕化投盛禊於馳流徵穎如
君當不曰此纏痼者予嘗敬君之館焉竦楞洞虛屈窳

屏滓孕蕙泉拭穉鞠露渟鏡朗不霾鳥影來狎座暄如
煦茗氣與糾鄴廚插八索之籤溪絹罕四王之幃經桉
庚子彝銘癸丁條條焉菌菌焉不洵足涵宅真樞曰息
游古苑乎抑君之祖惠焜燿浙東粵若東阜純孝胄門
高行碩元琴趣迂庵詵章武夷通儒鳳翔廉宦所當上
纘厥緒遐衍其初若諸葛贇孫南陽守宅類辟疆才裔
吳郡開園庶幾英軌踔揚慰琴天眇地於吾生掌屋岑
縣偕秦邸賈齋相終古由斯誼也養潛侶蚓警候聆蜚
釐刷蘿衿喚喝藻韵雖荊州邈俗詎竟无孟東塾之交
龍門著書何必諱隨清娛之侍矧君非挈范史雲之塵

甌者而又挾賈長沙之綺歲邪。邇照於斯。匿景於斯。惟
余他日。雲停披林谷。訪操茲調。券畫爾妍。鉛羊石。吉金
元音。迸發脩篁。佳樹太古。何鐫聊用書。榜曰當贈佩。

南湖蘭禪序

咸豐四季甲寅。暮朝之後。日鄞林子小屏。假日湖蓬萊
院。作祓蘭之會。三日。仿咸平中。晉故事也。其地則袁渚
。礮平。繚堞。嵐遠。藻杠。橫簪。翡林。翼。櫨。齋。粥。鳴。僧。廊。之。魚
守丹。馴道院之鶴。其時則積雨。尋霽。微颺。弄柔芳。汎在
煙氣。溽於埜。靡蕪之徑。宜馬。鷓鴣。之天。可詩。其人則白
。裕嫩。年紅。曷長者。幽情。荃寄。冶想。後鐫。集小游江之賓。

僚鎔雙珠讌之士女其事則倚石旺薜撥篴選鸞沃欠
漚而索芬斂銅鉢呂商韵櫻桃燄段參軍上場勻藥風
裏姝子傳席蓋惟小屏呂所蓄異蘭數十罌宮之雕臺
媵之綺石侶之玉茗衲之畫苔碧蕤萸尊紫穎胎抱趙
十使之脩勁黃八兄之妖妍李通判之峭奇鄭少舉之
孤潔或射干裳摺或雷陵佩紉靡不漪漪盈盈汎汎裊
露俛夫與斯會者疑入吳孺子之室侶遊高疏僊之峰
於是灑芳者妒蘅吮淑者攀杜襲元廟於薄袂睨綠蠶
於幺巢續左徒之篇而湘瑟調几歛美人之息而山屏
送雲纏纏然或或然良娛足羣永日忘倦已夫服之致

其嬌燕妬夢兆之徵采之選所思靈均蹇脩之怨而適
啗延今樂嘿領古喪未憖盟類之勞備敵潛幽之品如
名馬隸廐沫藿渠荑若寵姬列釵燕佳荆豔踐中蘇之
妙序發造化之霸攷熙曜潛薰惠馨遠播將標勝當一
百又日擬開滁州宋元祐之堂惟題名踰四十二人何
數山陰誓永蘇之禪

吳仲祥笛倚樓詩序

范性昌導理哀情昌枿物然後有誣三百篇下流變綦
鯨其通且允者不睽理不窒物而已理愜物當則蘊自
立辭自粹音自蘇別派分巒又各如平人昌肖吳子仲

祥性栗情斐人也稗節失依嫖妍處佛守先子官器舊
業結樓海壖奉大母日尻而能穎日養恬節日樹峻逮
由臨安籍充博士員終賈之志稍伸淵靈之才仍絀蹇
產无所寄寄之於誣金獲權古醺醺權今繆然而止淳
於中岫然而振麗於外導其沈紆忠臣孝子之則抒其
悱鬱勞人思婦之感譬如水雲流光无心而妙香葩發
林翩反其姿脩采玉脩揮袂塵遠整槃辟於綿蕞撫清
汜之朱弭蓋仲祥挈理筌於羣籀而窮其踵抽物緒於
藁而接其萌不會其衷曷由審其韵也吾邇多儁其
蒐經獵史椎子鑿騷者接古畱鐙顓門各競論乎賁道

詠惠則仲祥實居其席焉雖然吾有目進仲祥若余惛
日負時邊墜自誤微芒不能曜前偈軌不能開後而仲
祥膺年剛壯當思貢濛汜澤鐘簴鏗鐳上呂承平蔚華
徒曰跌盪山川耽適尊楹沿濫觴於東簪揚流末於北
宋抗手而驚名匙有不歸於墮頓者余非其鑑乎蜨不
目塗粉而妍蠶不目抱蠶而富而仲祥吝知自愛矣
魏滋伯翠浮閣詞序

宅胎目秀吐息目鯀導衷目縣曲目之爲詩庶歸乎國
風小雅之正詞者詩之餘也軌其極夾不外是三者否
則爲俳俗爲突呶爲率易而矯之者又流爲摹琢茶悞

冶謫之弊冥障既甚習錮難牴繇會羣哇元音惟闕已
茲伯魏君曰文章雄浙右掎薄古壑振讐今玷詞實其
末也而剔唐令宋慢之髓融吮出之已足庠抑桴鼓盼
睐蕭寥持外省中可擣厥旨迺爲之序曰佳山瑩水流
嫋牖庭月馨煦翬羽靜怡夢襟色恆翠疏抱內嬾宜宅
胎之秀也扇蕤養恬注匏延醕氣謐戒俗脩俊幹曰凌
飆玉音空谷慰悵襄於筑激宜吐息之繇也捆有梁樊
門沓嵇阮涉凍舷曰索雪翦烁銍曰語蒼蘭鬱靜糾荃
情柔與宜導衷之繇且曲也蒙耳匪瞻奚審乎嶰律緣
知曰繩繆或尙无侑於所誦雖然別子十季元髡殊咎

侍長吟諷於世實疣白雲不繇蘿衣黃悴茭茭警警蟬
揚螭伏要足悲憫也丹石可養仝喬正童行與子縕霄
霓之弭進而奏空同之曲乎

蔣純甫芬陀利室詞序

咸豐乙卯穰偕寶山蔣君純甫同客松郡滬城之郎君
所著芬陀利室詞凡四種曰紅衲曰青瑟曰碧田曰綠
簫示余屬爲序序之曰天地間文字自騷古曰降流爲
長短言作者曰興格次遞變自唐泊宋不相襲沿思致
所範實无軒輊其一二大家尤如剛蟠屢露輝幽篠嫋
風影君博綜臚勘啐其縟靡緝曰芳妍穎穎然驂三李

之駒而蹈二張之席君恢元其轡彊伉爲骨沟約非在
額誰盼君如美人窮餓不受憐任棄我爲措大悟而逃
佛惜僊曇无酒肉香悔而出山逐毗隸爲牛馬走黃金
印不在肘白銅鞮聊自調悴爾瓊蘭吁乎懷矣然而不
使鼂飽排削闢茸飛鞚層標彰節月窟惟君之志搏拊
鉤筌眇所稽固揮劍虹滅振歎山暗惟君之氣睨鏡濡
涕僂焉辟標絲雲目攄水蘂帶纈惟君之情於是蓄難
傾吐一抒之於文文則裊裊宵林條發蕤播逞驚六合
範於古槩且抒之曰誣誣則意閔指眇珠璫玉冷晨暈
叶匏礪蟬中吕又惟君之才如是當於詞不工卽工夾

不至迺有時因構辨芬緣幻撰色剖愉忘悴抽思引哀
栢枝下眾絳蒨之色橫鬢娟葢一拂漚鬱之氣盪翫潏
采綠沈晶英繁拭吾不知其何因而吐何盃而茹竟爲
是卽也可謔頰也可泣嗟乎譏山鬼爲淫詎湘纍之知
已援感甄解賸實東阿之臯人則讀我純甫之詞當知
紆譎於語皆軋沕於裏也則才之見於詞者復如此軌
徑所分崖略可指其或旺絪定徽湊黍吮管則有擬古
之佻清縣鏘蘇可辟遙弄蛟虵蹙步不爲邯鄲其或拳
出築巖寸久鏤雪則有體物之佻奇咳所韞敬於星槎
飄習枉空自著淵角其或側帽盲鐙撿釵陌艸則有紀

麗之作高樓明月瓊簫一聲空山脩篁翠袖雙倚抑其
局塗飄寄排擯寡援綈悵難傾俗端寫曼宋蘭臺卽登
徒子陳伯玉豈教坊師故匿恨愈深聲或因之蓼蘘於
時見棄情聊遣乎嬾姍殆所謂折志下氣而委生於才
情之華詭者與則君之詞誠烏能不工且至也紅羊過
劫新鬼如麻白鐵沈江妖姬入巷剛當與君賞蘭陵之
酒捧錦瑟之幃盡一夕懽語三年別興之所至薌澤畱
髡鬟從中來離騷補屈不問流波簾外菡萏低頭定使
落木聲中髑髏起舞在諸公方弓刀乞糈而吾輩猶脂
粉薶窮其毋迺貽乖刺笑歎要之吾人之遇哀怨多懽

樂少發之爲辭激烈淺紆鬱深君之詞哀怨而紆鬱者
也鄙人知之故敢爲序之

武畧騎尉朱君誄

維咸豐三年正月初九日沅陰營千總朱君日戰賊陷
沒於陳從士多潰援兵不來力疲氣窮致命遂志不灰
哀哉君名鴻駿字評茶松江婁縣人也開芳穉節能讀
父書羞事殺青署名尺籍道光二十四季入訾得營千
總銜投江南提標効用厠部曲之長目大將自期關壘
門之弓與諸校共厲緯文深略且豫侍焉旋委署楓涇
把總協官辦賑布劑有經天闕之氣蘇爲太蘇鹵掠之

寇肅於竟內復署上海縣右營千總者一載有奇

今上咸豐元年十月補授江陰營千總君甫之任號其
隸伍校試角難鍛甲橋箭行列整如席候靖如程彪之
譽迺著勤粹踰年冬竄逆南下響鯨恣吐蛾然冒彤摩
剝江左當事迺檄君帶兵防堵老鼠峽墨易背縛拔砮
宵馳守徐州之祖陴掘玉壁之韋塹越三年正月初八
日行抵營次維時亭燧四起謀卒告危燦流紫城血喋
黃艸鑿扇橫槩不能抵斫門之斧薄罍內井何由禦靈
梯之攻其明日軍帥一旅蒙楮入垓蜚蹴渠荅拉其革
箭鋒折籟空白馬爲赭前无寶玖歛灰之士後无李充

於進之軍虎奮之餘竟吞韃靼斷骨梟誰與拯者時
君年二十有九也於虜哀哉晉漢將朱儁擊黃巾賊破
其軍宋將朱循之戍滑臺抵魏沒於陳皆君遠祖也君
志在彼而所遇者如此雖堪惋愴然已无媿憾矣大帥
迺請

旨於

朝遵例議卹成仁歟

澤榮哀次至綴事勛史詎在位高聊擴范燁傳馮魴之
文於援潘岳誄馬融之誼誄之辭曰

嶽嶽機山抗煙九峰篤生號士實惟虎熊緯略太乙精

兵走蝨犀渠屨甲碧弩挂弓長驅有志仗飛自雄論執
三校批擣喝同君家世儒賢庠尊齒佔畢事經君目爲
恥醉哦犇雲投筆奮起效班定遠學傅介子挾橐百金
蹕跑千里短劍長纓請从此始麾君羽隊協教期門趨
材啜汁冠乎衆軍連鑣七萃專諸之倫令周內肅氣固
外擐楓涇剗律滬瀆佐勤署置黽灋上服下遵旣陽一
隅毘陵通隘依江袤陸荆宜遞畋蘆洋葑畸宄奸標賣
句連販梟踣爲氓害君官其間密哨持械无假里端不
犯纖芥搖刖螳臂與車敵撓嬰鉞冈顧揚氛吸膏飮釀
而萌不拔其毛飮養而縱不索其巢跨淮陵漢醬土血

濤迺馳符牒趨

入

君建纛卸鞍中營介冑長揖願統偏

師擣關往繫步騎穀隄遇伍避什止之吼豈進之淪淪
蜺徽電影玉枹霽翕生歿所爭出呼入吸迺捶迺摧拓
石拂燦莽非嶙嶙頭領爛焦迺腦迺腦裂罄隕鏹虎幢
天折畢命崇朝霽申冥溘志負票姚髑髏臺遠悽聞大
招於虜哀哉三軍繫衣設位而哭盡事疆場殺身匪僂
原燎正煬支流方濁神旗儼游降茲殄撲昭昭

九重

恩卹惟沃紫緯星芒煜然黜歎於虜哀哉

丁寶哀辭

小胥蘭名寶字紫櫻姊曰蘭故小之佚所生之姓其母
嫁於丁曰寶隨遂呼之曰丁寶生不幸隸樂籍又不幸
目服鴆歿之季十八其歿也歿於徐氏子云寶沈姿
娥娥惜嫵自好兩顴爲朝日豔纖翳如胥柳支蠱眇譔
娟揜妝恆嚙弄宜胥鹵院之吟唱畫屏離腸之曲張佳
住待嫁不逢龐佛奴汪憐憐擇夫誰爲涅古伯萍浮於
滄裏老飄於風中其身世足感已初徐氏子與寶遇卷
簾晨覲昨舌驚麗袖金咽母許罵過牖雙帶綰頭旦誓
遂密蒲葦磐石兩心不差別室已構擬招滿瑩孃屍事
儻有乖願从豐上章歿時徐父禁子无術弔他女媵之

將絕子之望也而寶母慕女若癡印所直難之欲弛女
之心也而寶猶卜屨思諧抱藕浹緘鎖於重闔潄絮
目易妝郎當守橋下屍生妾欲置枕間面背紉寸寸
蒼豆蔻之玉麤旺鐘沈沈譙鴛鴦之甜夢遲遲者一月
而徐氏子并沈海汨蹤跡闕如寶知此事終闕歟志遂
定自悔昧夢疊受控揣嗟受生爲薄命人奚僂焉復可
終日於是飄錦城之淚溢於胄江之潮耀昌容之骨滅
於香桃之束不得葛勃爲壻繫陳豐奈何改適嘉禾富
人非王桂願也寶迴嫌徐氏子至見王昌一面吟酥香
數詞飲鴆歿徐氏子側惟時春陰夜半殘溜滴檐孤鐙

半炮哀鵲啼樹委斲釵霈鈿於地掾欠枝雪鄂於牀蜺
影歸塵歛重向溟夷可哀已烏啼逢趙嘏於橫水驛青
娥隕身畱仲舉於芷林湖玉貞畢命殊誤妻老卒之韓
女異三季斷送之尹文蓋爲咸豐二年壬子三月二十
有一日事也厥後徐氏子攜寶匱歸葬如妾禮翻女青
亭之簪注繾綣司之名顧小虎生不從人揚筠澹然而
成禮事非蹈經而烈夷可嘉焉苟重局之有靄或少抒
其揜噎迺辭曰哀之曰

色之授而竟與兮詎燕煢之爲正情拔靄茲而出麻澤
兮誰曰小艸之寡馨彈煦風兮振振拍愁煙兮雙鳩鵲

結集志兮琛縞致姁媮兮佩衡候頽怒而揚呼暑兮抑
槍瞑而甘於瘞盲矢不二目要日月兮竺小信於硜硜
硜硜兮敷敷影爽兮沈燼怯依倚兮覓隻苦銜口兮闕
之石惟天地之窄兮毋自枯其形鬼或再世其有緣兮
尙偕生平宋宅

爲李邑侯作鎮海縣昭忠祠碑

道光二十有一年歲辛丑八月二十有六日海夷陷鎮
邑兩江總督裕公謙江南狼山鎮總兵謝公朝恩邑把
總金公噩丞李公向陽旬難歿士民欽其節建昭忠祠
於邑東郊招寶山之陽配呂同時兵弁與歿者禮也徵

某爲記丹諸石俾後之謁祠者有攷某惟明存亡之義者无臨難苟免之心歿社稷則祀之爲曠代不易之典故張長史睢陽之廟附呂許南楊節毅成都之祠从之史部焱輪官忽雲旂徃來薨桷旣崇精爽斯託已聿溯英吃黎之肆逆據我海疆者數年龜茲不臣陸渾抗命鱷方驅於粵海狶復突於澗東大奚之殤未招西蘭之潮已血馬拔尉不作誰馘羌無弋之頭李總管已懸醜斷吐谷渾之髑先是庚子春

天子震怒齋宿卜吉

命我兩江總督臣裕爲大帥

賜之節鉞

授呂機宐

諭其馳驛明州急爲勦辨蓋李崇溪沈繫愜民譽休璟
諳練久爲

上知也甫下車鎮邑逆夷乘未備遣酋長目詭辭餽公
公不旺縛酋縣諸竿射而剗之夷懼揚帆遯焉李廣射
匈奴之騎上郡危解柳毗剔蕃人之尸臨涇寇遁靈令
必伸

天威迺著誓呂寔激電掃一揮盡殲上抒

宸慈下蘇民困倚盾艸檄目攝海隼枕戈茹檠夢騎天

狼故公之在鎮者一載有奇剛而能廉肅而能峻敏而能斷管而能周與將士同苦甘於賞罰昭明春而東制之民方將從韋孝寬目掘塹倚檀道濟爲長城詎知鹿雲走天敗軍之氣已兆祇臬諱夜神州之陸欲沈昌國再陷三鎮授命遂使符堅膽熾長驅而逼郢城龐參猷張引軍而闕泗水公迺登陴數馬升壇歆牲而孤城之縣已如卵危羣志之怯怯同壅靡河橋之旗未折潼關之騎多逃霍將軍傅上閣勛臣竟拔寨而退犇烏豎巖縣官本刑餘下走叙棄輜而遠出平陵搗搗然如朽拉枯摧紛紛者類狐貍鼠竄鋏牖傾而黃流浸石車發而

赤輓飛而公於此旣難爲王峻之誓天復莫效李廉之
禍火傷哉朱鳥促零丁欲墮之冤嗟此青山仗建業孱
軍之守時維餘狼山鎮謝公固壘金雞獸當一面待鑿
凶門而出下有積淵欲屯高砦自防上无嶮壁廣固之
援兵已斷平涼之襲卒方驕七十創被於一身三十里
難爲退舍遂使崢嶸溫序類朱循之之在圍可憐忼慨
虞悝與譙王承而同外蓋把總金公佐謝公自拒戰同
被害於時也惡虜螟蠶潰防天吳肆虐癘耆者片刻飛
礮雲崩麟籍者千人築骸阜積鄉使謝公者手能砥柱
力可迴瀾逐孫恩於浹口礮卞彪於巾子十沒闔而十

盪闢廊清暈月之氛歾地生而危地捋抵扼皋蘭之隘
笑至宋金剛之隊不去汾州何无忌之師竟踰桑落是
難望也殆有天平而裕公於此目爲大局如斯貌躬笑
屬掌握已无寸柄左右不過數人忍寄活於亡命兒之
肩叟受殛於操觚家之筆因爲之冠裂裳毀面北擗稽
仰天蒼蒼呼臣負負韉刀已失鵠酒何來灑痛淚目倉
皇矢危心目堅白繫車未眇逝从子胥而遊清流一泐
往攬靈均之襪則公之投池目徇也其屬官負之出匿
於舟江行抵姚邑公旣殲卒叩藥而歾嗚呼大星其隕
漂風不迴歸命无渝全操冈玷縱先軫之元未喪毅何

滅於易雄謂常山之舌故孖烈終過於來歟

賜謚靖節卹與有加而公復何憾乎若李公一丞耳非有守土之責者城旣陷升堂自縊

上閔其節贈呂五品銜堃蔭其後如制則又碩果蒙泉无媿於疾風勁艸者與從容含笑顏色如生白水鑑之清赤睂望之避爵不必辭祭酒龔勝无負於國恩官不必尻侍中庾岷早辨其一灰猗彼策驂駟健馬挾印肉逃伏輜輶輕車摘冠南遞者胡不聞焉驚悔焉惡也惡序二十年縣尹名羈棧豆之駒一万里昆州路絕浪穹之雁又足哀已是宜聖絜螭之壁藻文杏之梁魏神輿

出入之門敞僊焉憑依之座饗祀不忒灑掃維虔集紹
宗許穆於一堂英風可挹麾渠勒烏莚於境外瀚海長
清聊仿蔡伯喈之謨辭目備范蔚宗之仵傳將天地凝
之正氣星嶽无遷大山川澤目忠魂雲霄皆壯也祠經
始於咸豐三年歲癸丑六月越歲甲寅八月始落成費
緡若干皆蠲自邑之好義者具詳碑陰有足徵已系之
目銘曰

泰壹上煜泰媼下凝節曰生著名目成上覆下載生
英灰霽灰而猶生與元降升至元无形返爲至貞貞珉
太璞貞樹冬青地軸何朽天柱何傾茲宅而監茲形而

聲襄

皇郵治福民太平設裳在庭縣弓在楹有邇有劔戴嘗
載恭浩乎萬古視此東瀛

送蔣枝芳丞江蘇序

漢長吏秩四百石榮之曰命卿唐贊府隸七八品職所
目貳令今縣之有丞其制也其事則凡治賕均徭防姦
理刑訟皆有責其人有若張元孫堅江數崔斯立皆可
風然而古之丞分令之權今之丞統權於令比察讎讎
英風交詡公牒下有私策上籌密勿其情如左右手古
之丞也不領公事置務於閒委蛇樸訥戡才自愚進不

任功還不任咎今之丞也雖風所趨夷眎其立蔣君能自立者今將爲丞於江蘇矣惟

皇朝定制都天下州邑丞額凡四百有六人其隸江蘇者四十有八君能於四十八人中標耀穎之風猷卽可於四百六人中膺毗佐之卓選毋曰整散惟山之基毋曰汙瀆惟川之徑苟不飢靡詎攝氣於颿霆或異鉤繩脊擇操於虎鼠遇袁粲爲丹陽之尹獲韓愈作藍田之文狂斯行歟抑今大江南北羣穢千紀鳴桴營營揚甯圯裂山川慘黷折慮之帥攤纛備尻影纓者流趨賞遯罰流塢積齒於大路狡麋犇觸於巖隘君雖末官與有

下收之柄嘗情而諭保字實先戒風鶴之性心止羣蠱
之嗽會如君鎮靜綽焉有餘石或校能遷才檄參戎幕
朝釋手版夕受符竹幹局如君又奚皴望焉女嬃嬋媛
埃諸沈謐矍目尺伸惟君昂之北梁晨月南津穠潮欵
睇當樽分矜千里申茲箴誦聊佐弭韋吾撰念於徽塵
旺流馨之遠播而已

廊巖餞餞序

秋將半阻風昌國州不得歸北墅主人錢君餞余於墅
之廊巖知交八九先後來集墅當州城之北四檐一翠
嵐與樹交三徑百紅秋比宵絢微雨灑幕暗帶葉聲涼

鵲歛衫半襍水氣殘蛸猶語飄乎子山之哀晚藕未濡
娟焉湘女之步而所謂廊巖者當於窈窕別構楹櫺薛
礪下上袞之如畫屏篠影合離變之爲雲態迺列曠坐
旋浮清尊相忘主賓各寫衿抱遠鳥伶過天容略舒纖
卉暗搖醉盼偶接時未夕而羣夕興可闌而不闌有美
一人遺世獨立凌波珊來披香迎眄推卻其手發爲曼
淒更倚參差引籟流妙鸞小怯露玉脰墮煙慘焉坐忘
情況誰拾明日一別僊山夢中曠天海兮此時矧良朋
之雁聚撫此綈帶歡與惜并攬蘭依依敢辭盡爵嗚乎
昔年佳月半消異地之杯眼底名花偏照愁人之鬢酒

懷所激離恨縈之繫我羣公可無新什

齊王谿岬山蕩翫月圖記

息勞形於靜煠斂蓬思於窈夕夷然澹然世可與忘
有徘徊歎景動心生厲若感若觸唏喟因之是日月之
行天歲十二員流采所及不圉方隅存趣有殊接境遂
異岬與東北有蕩目岬山名在晉高淳江水趨溧陽宜
興入震澤爲古中江又堰築東壩建水勢橫阨而微甯
池太諸郡之水復自東折而來注遂交滙豬之目成蕩
歲甲寅江寇方警訛言日異謂將踰毘陵犯吳郡民之
有力者多他徙齊君本目棲源籍僑吳者至是火束書

畫挈妻孥擇其地遷處焉既恠多佳月涵之曠水約目
涼颼空明上下細籟噓碧荻蘆所繚時有驅起或聞漁
唱疑在山間遠屋近樹目攝指辨君顧而樂之託境於
纒徵余記且曰生平於月忽略遷移不甚關想於古人
歌詠灰匙味其所言至此若奇緒紛集究莫自喻弄煙
拂露每每遲息逮復返吳踰尻城巷境一變矣然當鳴
蜩在階廬竹微弄清邈之氣仿佛得之但不曠耳予曰
子靜人也信知傾已矣忘其時有守生蓬華出无所跼
側耳風鶴塵心澤雁城笳慘而逼霜驛馬飢而嘶艸夕
寐三起開門仰天雲輝霏微下照臥髮其情景顧又何

如乎

寒碧莊遊讌詩序

楸囂埃困煩暑十日亢陽偶陰不雨思曠闔之地爲休
憇之所適吳君薌泉具壺榼招朋輩約爲寒碧莊之遊
莊故吳鹵部之名園也旣至擇軒楹之敞者息焉聚坐
椒步不目禮拘自辰及申各適其適地多喬木有大池
高下之石環於池嬾媚之竹閒於木樓閣面背十折九
迷士女往來梯升厓降蒼翠縈屬雲波按揉夾廊管弭
碎襍鳥聲過風衣香濃奪花氣持穆靜延亮齟與與乎
我衿冉冉乎佳日爲之揚藻目濯寒蘭而嬉旣醉且懽

眷不忍去天海寥寥孤蓬異鄉假一日之閒逸滌塵凡
之湫鬱信非偶然也諸君曰歸當賸記竝屬余抽簡目
序云

遊天平山三白雲記

靈巖之陰支硎之陽其嶠而奧秀而雄者天平山也槎
牙上撐奇石千百溶漣下止明潭兩三地闔天闢崑崙
川攘裁構臻妙臨眺竝佳始入山憩白雲之舍翫鉢盂
之泉泉自厓出濫爲一渠屹而環者形詭无斲曰僊人
影曰劍削厓曰玉筍曰茶竈蘿蒼吐馨偶來痿躓藻影
上袂如猷嫩雲微焉醺焉氣沁神沃迺陟亭梯折而右

上隨磴曲之樵步循薜縫之僧蹊樓臺參差忽匿袖下
松篁迴互不離帶間側帽出凹狂飈怒舉溷眊就外遠
山笑迎領趣方殷倏屈雲磴雲磴者樹屏兩壁中容一
身鑿級百層受可半履捫之目掌肌寒粟生下索其堪
沙煖艸活旣揭重障復拓一天亂檣遠環始爲近鄙炊
煙平覆不知何邨於是避險擇夷謝曠遵窄行約二里
許就中白雲憩焉有牟尼洞營如宮如編竹仵門穴宿
爲竈殘經橫几梵網之餘古佛臥塵鴻荒所造脫矜矜
面引茗一甌翛然凌虛隔世万里柏期信宿窮煙露之
幻儻許終老火空同之僊雛僧妙珠引且前程蜚紆馭

蔓畧辨坡陀援犇虎馳觸自想象踐龍背之岬嶂升虹
界之穹顙經年累月暫有人趺風峻林險更无鳥巢如
是復里餘遂抵乎上白雲之麓搜巘成洞絡之巨藤袤
洞爲礪緣之細流嵌空璽瓏朱丹其色蝙蝠百歲翼斂
不驚鮮菌丕歧正潔堪餌夾有蘭若瓦漏檐斷金容淒
其向空若淚精爽在抱振衣千仞之顛元會有橐索夢
万古之始積陽鹵匿高鶯東迴藐念此躬夙感茫集畱
憐想目琅玕之佩敬梵偈於蓮華之心空鐘一聲亂葉
橫掃碧落咫尺神人不來迴遵涂而返焉時尙未暝爰
歷高義閣忠烈祠賜山舊壑寤言堂呪鉢庵來燕榭旺

鸞閣諸勝各系小記書諸筵俾妙珠藏之目示後之遊者殆有緣已

登靄巖山琴臺記

靄巖山之椒曰琴臺相傳爲吳王弭謫之地臺下之徑卽所云響屧廊者然遠眇无所徵捋其說可也山之勢句者銳窪者欹坦者庫下而陰穹者礪礪而磊千推百攤脈束絡結犖平成一臺遂踞茲山之勝是日也怵風正高萬象森逼瘴若顛隕虛若振飛爰拭薜趺坐目憩焉蘭叢蕤蕤結其幽怨松气勃勃鬱之滿衿流精四眎羣綱一提青天土橫而片雲不滓午日下照而六幕皆

潔穹窿左屏朐螺兩髻洞庭斜地菡萏九葩隔林煙橫
城郭十萬之竈歛空帆亂具區千頃之波因之攬斗南
之山川愴姑胥之伯業銅溝玉檻美人蠱於椒華地戶
天門軍陳雄於東壑海靈僊逝宵宵夢迴鴟夷之龜待
招屬鏤之芑旋蝕荒陵淒雨不復笙歌幽徑夕陽已无
花艸盪羈愁之浩莽不知吾涕泗之何從也塔鈴亾喧
山鳥皆舞捫蘿下仄晚气已乘羣從促歸一僧相送

鹵施洞贊

鹵施洞在靈巖山半哈閭東嚮上厓下乳內宦泰如外
闔玉如黃葉可芻翠雞不巢珠幌蔽景但畱瀑痕碧纔

一鉤猶印苔趺，芳霈佩蘿蕪之涇。晚聲椒櫨，臙脂之
滙。甲馬屯而臺鹿走，錕牀空而井梧落。孖靈蹤之疑幻，
供後人之冶游。攬衣徘徊林日遲，下綺想所發淒感縈
之。夫景易麗華之井，馬嵬太真之坡。尤物閒生，實傾城
國。施雖妖蠱，越之功臣朝。熒而宰，妬寵夕。扇而相胥，亾
習流教士君子。諸御厲朋奮勢，畱園三季曾不若女戎。
揚蛾闔閭之城，頓墟歌舞未闌。館娃之宮遽沼也，五湖
茫茫一舸。千古空山松飈如聞步，璫贊曰：

爍藁爲骨，天之神人。皓齒不敗，沈吟碧雲。若邪一顧，椒
華承彩冠。寵長洲千金百琲，龍齏周室燕啄。漢宮繩律

於史罍雌散雄越網千絲截江瀏瀏一寸魚腸夫人七
首

金山石壁記

吳門韋君漣襲誼康樂文柳州狎山睨水之致夷偕之
辛亥九月九招予爲金山之遊停舟夏浜行里許屈焉
土人所稱茭白蕩也蕩橫七八丈石壁千仞屏其南壁
嶄嶄然一折一變蕩渟渟然再俛再深壁淺藍蕩深綠
元而黝雲上過也赭而黃日下射也曖目旣幻瀕耳夾
妙軀拍拍如斂林喁喁如笙漚滴滴如落棋瀨鳴鳴如
駉瑟同遊八九輩鶴據者石鹿卧者苔牛飲者川獮升

者巖山霸木客驚喧撼之何來薪翁畚叟咸笑指而相
怪嗚呼微我韋君茲山茲蕩一蘭溷於荆玉亂於石耳
撥剔之拂拭之然後揚其芳的其光世有隱秀發暉之
士處悴族抱幽憊而不遇姑布子卿如韋君其人者又
重可歎也

象山李女適慈谿金氏婦貞烈碑

可殺不可辱矯矯焉士之特棄命不棄性錚錚乎臣之
孤故不屈胡羯目毀忠趙威並能勿喉示烈夷不埒閭
狗目壞節左浮邱敝裂體完貞惟生也茹蘖含冰故灰
也掀天揭日興言及此能不肅然懷然於今

聖皇咸豐三年癸丑八月二十日象山李氏女之歿于
慈谿縣縣庭之貞且烈乎夫曰李氏女辭家彭姥宜室
句章厥夫金氏卽廬氓而業漁育姑龔氏媼虺心而狐
行女則目逐犬逐雞安命曰守雌守巽操躬所謂梁鴻
婦勤汲春盡分內事王敷女育訓識爲逵禮人也惟媼
之私湯僧者窺中壺多姿料上官易狎况夫等燕里季
出門則其妻也定許招庾邈私通姑同張玉梅倚門則
其婦也復誰信蠻婆保潔欲曰嫪毒入媚秦幃擬學宮
奴潛櫛漢館始則謂劉喜之妻宜金餌安知江鄰幾子
婦甘受清貧繼且謂無恒之妾當陳乘安知鄭養直女

孫綮持嚴毅豈媼旣匿柳珉作外夫女不可納焉布爲
贅婿耶旨僧呂望殷智竭密與媼謀尙能爲楊叛兒一
宵何惜費石齊奴千鎰而媼本貪鄙類李充之婦更苛
虐逾元義之孃女則慮紉和難防樞門莫避爲之效汪
客子之婦怒而析梳且習樊彥珍之妻憤而斷指誓此
心於皎日胡謔我呂終風媼於是誘與脅兩窮慾與忍
弥熾設之景直家地獄繫女爲囚徒幽之閨夫人別房
繫女目大械裸女之體若陷信降罪於望鄉燠女之身
比戚姬遭毒於呂雉袁紹妾未嫚卽髡其頭膏兩質猶
生已埋於土復呂繆縛繫王媼之手火烙毀邵姬之顏

晁氏來而舌受鐵鉗杜公忝而背誰釘拔蟄龍出戶拇
指之裂都開冤馬發牀股腳之肉始盡嗟嗟李氏其眞
命如妙鳳而惡遇鳩槃矣抑且非吳婦狂病而雜臭穢
目食之并無分陳鏑之隼飯非何姑學道而叢荆棘目
臥之兼難索王楊之牛衣動則熾炭於心流乳於踵靜
則齧醉其骨蚊嚼其筋而女終願爲之玉甯百碎而弗
汗願爲之鐵甯萬鍊而弗靡惶不偕劉桃樹之刀又謂
悔未摯孫秀姑之甌擊閭而竟受虐三月餘而奄奄不
遽死焉者目冤未謫於巫咸魄難沈其精衛也至斯而
儉心悔焚媼膽知寒旣枉羅張祇期網漏思凶占滅頂

揚沸湯曰煮劉寅卒耳未屬垣匿故劍曰防何茆果介
則任函管曰安諸廐下功曹之攷竟無慕不抱牘曰哭
於府門寡婦之冤魂常汨矣然而雷霆已覺夜撿暗屋
之螢鄰巷不平晨擊虛堂之鼓彼門可昇過路風香明
鏡乘遮旺舜雪解薄少君之兩目始暝張阿藏之三尺
奚逃嗚呼伊一女子耳曾何媿聖賢彼百丈夫者矚不
欽節義僉謂席刀砧曰衛廉恥握堅忍曰惕人禽創痛
雖切于肌膚清白全還于天地夫何讓聶舜英絕脰足
持風教之額不僅爲梁高行劉容能動鬼神之色者也
失節事大克佩同里孫門兩在婦之言之灰靡佗懼蹈

扶風馬妻一轉關之誤女之適金凡三載歿之季蓋十九云里之賢者敬而哀之爲表碣於慈湖之葬阡俟後之采風者請旌焉燮爲之銘曰

繫氣於帑一隕卽蔑毋謂硜硜而已憂憂蟲之閔也生蠱芒而昧者胡可詰亂流回遘惟斯其筏万艸皆殺霜松不拔虺兮飢兮潛露窟兮恒揚揚兮逮後禩而無剋兮

周騎尉碑

維咸豐八年戊午二月初九日乙卯

皇授叅略騎尉周君昌疾歿嘉譔汎把總任營驂鑣之

氣未伸紼謳之聲遠促貞幹云螽士皆裂裳靈輜旣歸
壘將封樹嗣君學謙等卜兆於某鄉之原潛闔永局礪
石鐫行俾胄景式俟采史成禮也懿夫蒼姬繇胄代毓
英璫亞父逐北伯仁安東公瑾季少子隱勇忠聞立闕
埽著表樞閫君之六立祖建威公諱宗茂鄞縣人仕至
淞江黃巖鎮總戎翊翰承平藩砥邊海奇龐福艾夷稱
名將解劒習梅歸隱於象山政實鄉君遂立爲象山人
君諱算邦字芳桂一字薌水祖諱孝全父諱貽銘竝贈
如君官君英采翮颺駒稟尻岬耿恭慷慨夙嫺發鈐陶
侃聰敏兼通筆翰道光壬午乙酉呂本省右科起家隸

象協營効力十季庚寅丁母王太安人慕哀毀滅性服
闋供職如常介貳牙門用資厥智分總諸校務惠目循
逮十有五季乙未補嘉興協嘉謠汎把總歷署王江涇
乍浦等營守備事其所至親飭什伍鼓激信義壞謝仁
祖之帳淬李抱真之兵而隱吳玠於偏裨屈曹彬之遠
大未厠席擲呂策勛燕然論材者惜之迺爲累次成績
亮而桀如標舉大綱纖目咸括辛壬之交鹵醜跋扈君
奉檄守鎮海穿山所養威持臨退敵不驚啗肥鯨少聞
者皆懼師腔攝之故謀籌斷浚日爲固隍匿幕而烏逸
藜布沙而蠅走三縣遭燹危堞歸孖君之功也旣宦魏

唐於甲寅夏中遭白波芴突之變皆土寇韓得全者煽
上洋餘燄揭竿直剽龜闕闕市令將俟繫隄將俟屠君
露紛投襪帥左右巡卒七八人巷拒之巽山羽翦娥賊
魁禽迴鄂州之火風降乘諸之甲馬僉謂惟神之助長
稍一搗鼠狗弭跂又君之功也信乎衝車冒牛牽楊廣
之青貓當道臥熊叱韓軌之爲貉已在督校理平糴流
亾呂之輯居亭侯拾畚溟溟因而妥魄就非嚙嚙致其
隆隆粵歲己酉臺駘失障全禾昏墊而君所轄之地藁
青巢鸛竈管聚黿縣釜泣空發船艤徙北苾崩穢毋邛
暴骸冷巷慘其人痾蒿杞淒乎鬼語大吏廉君能俾君

綱紀市振督率藁蕤灑道傳窮深之行哀士衡漂窮之
賸竭三旬之瘁蘇婢餓者八万收沿河之骨加犇櫃者
六千焚香載功誥誣頌燉故旨言乘粵寇之亂抗納拒
徵君發號婉諭之衷錙負囊跣趂恐後呂參佐之弁操
繭絲之權推分糒之恩行脫衣之惠謂非恫瘝匿抱誼
明而仁竺能致扶頊釋軒思亮愛瞻言如是其摯乎曩
惟與君薜若笠投醪合匝月弥懽颺裘帶呂投壺磨楯
鼻呂佻艸恂恂光霽韻於雅儒誰曰風流今乘張賈沈
華汨儀景裂如枉遵允之碑汧督之誅後成言責復將
曷辭若夫整理備於職事周任卹於故舊愴耆親之風

木納後起呂萬繩踐行惟庸且無縷述君生於嘉慶六
季辛酉九月十有七日辛卯配歐氏子三人學謙山鹵
大同府張皋兒巡檢候選知縣倣元邑庠生學讓候選
縣丞明德是逢九京斯慰於呂按狀傳實樹碣杼徽楊
松檟之清颿蒼山川呂宅秀其辭曰

胄汝南產海澨赴干城飭篋篋樹材彊綜務敏貞吉師
无咎履舖孺子軍所倚澤生灰民所負門庭清絕包匭
止守稜動懲猥功符旌灋中軌天相裔申保佑礪穹版
卓蓬阜昭遺光恒无毀

復莊駢儷文權二編卷六

大梅山館集

鎮海姚燮 某伯甫

遊三莽及支垵山記

出棹將熟田禾始分鼠日佳暢良友五六爲蓮荇莽之
遊山麓爲蹊沙石嚮步環折二里迺昇平原穿塍東行
遠見叢樹脩樛高下精廬在中旣露甕角倏復揜蔽俄
焉及門清溪繞之溪言斲萍芳茁蘆筍俛面照影色佻
深碧緣溪植槿築爲短籬篁柝相鎔碎葉時墮汎而不
漂可目潏絺可目濯纓太其短約欲入无徑疏磬泠泠
穿煙出聲煙爲茶香略帶鼠氣或倡旃檀時方禮佛行

已抵院磬聲未停微颺一迴眾鳥遞蘇女衲三兩往返
酬客邨姬高鬟插朶滿頭羣媼僂背捻珠并導聯袂而
拜喃喃若絮倚楹顧之不覺軒渠爰擇靜寮啜茗少息
旣循舊徑別佛出門峰巒俯青向我而笑仰眺天雲犇
馳自忙雲行向東我騷向鹵紛蕤道左紫棟正開徘徊
而詠別有遐致回視所歷已隔數阡但言孤鳶盤旋于
上彈指之頃趺象改殊目何因緣來此少住因返而記
之莽在鎮海太邱鄉三山里

踰遊蓮峇莽者八日宿雨云霽眾綠益蘇遂與客循阡
鹵行抵平排陳嶺之麓其凹冒莽曰永慶迺就憇焉初

入万竹左右日氣爲讓敗擲到地輒如雲片新篁山梢
嫩于柳枝風涼自煖閱候忘暑夜靜宜月惜予未來旣
踐其屨稚子相迓犬吠忽寂經聲始聞共循齋廊與翫
庭卉巴且斜展身門大旂薔薇亂開病女蓬髮頗尋畫
意夾欄詘想畱睽瞬時移步他適絳嶺而南復約里許
爲披雲菴蕭瑟荒率境又一變窳泊多葦蔽及路旁斲
厓青楸橫至屋頂堆黠當戶上臥枯梟編荆作厔糾目
瓜蔓病犢之薦青生溽苔癘僧之衲黃比壞葉古佛無
語惟看遠山馴雀偶停不避生客鐘魚鮮存清課斯癢
味斯風景疑非禪寮後言過者知復難問泡電之感從

而厲之夫曰牧傭蕘豎晨往夕還習爲故恆疇領其趣
卽或相告哂爲迂辭遂使山霸抱屈終古景與流遊象
同煙飄向所遷移索之終宵視旺旣及不述而存于彼
化機能無負乎惟此二莽與蓮蒼異或取幽邃情塵罔
畱或已彫穢霸跡猶在爰假豪楮寄此清娛是季庚申
春夏之交客里之胡氏廬蓮蒼莽在廬東之南二莽在
廬鹵之南志乘均逸焉竝目示後之采補者

是日也更援幽于支家塢之山其忒排陳嶺而南者約
二里循脊目進若忘磴級之已高俛厂而矚始見平陌
之在下隔柳漚營之女水香上鬢負笠拾橡之童樹影

狂背空山如待白雲未歸午薰正穠黃蝶時見暗草一
壑間自無名之蒼喬松十尋上青猷立之鳥客忽思飲
欲置酒其顛我行且背微披岳而入新棘沒鳥微覺露
涼墮葉到衣隨青風歸取徑三折始踰一溪溪流夾山
故水作黛色水勢激石故溪青玉聲其源之遠云隔十
里目外此境所闢定在百年之中千仞而下忽聞樵譌
兩峰相交竟露菲屋狷犬不畜因僻無外人霧猿儼植
可役之代僕雖愜流覽頗知倦勞迺與客斂幽尻之扉
啜新摘之茗安糲初鄂供蠶姑自助妝冰桃欲肥憶鱸
魚之上市別青猷麻迴非人問相依妻孥磐藹之夢无

攄嗟彼吳楚兵燹之劫正危因爲之陵密岡眊遼海島
嶼斷滅過无片颿水天濕茫飛青靄雁思僊人兮黃鶴
逝發浩歌兮長飆來顧我儔侶均不知感之何從生也
相與出山遵涂而歸回首瞻望惟斜日挂于林梢而晚
煙封于谷口也連類記之呂抒塲爪時四月十有八日
壬子云

塲時遊記

既別支塲困霖六日天始放姓與鄂吏爲塲時之遊殘
雲尙行足與之逐徧島皆出大悅其飛遶鳬滑者十二
里穿蛇蹊者六七灣岡巒複沓林篠幽邃煙光不凝微

仙碧霰日氣所到時尋異芬欲出磴回大溪疑阻忽轉
厓背來路已迷亂峰抱罌身自置於最下暗樹夾蒼意
唯恐其不深天厓別開佛約斯踐是爲唐刹今名華嚴
手闢元扇膜擗龍象雖僧試扇衲青松蒼之香古鈿瀾
茗水汎蓮葉之色偶觸清磬凡心已空一凭層樓世眼
都換憶我塵夢於斯焉若騷嗟彼山泉不知其所逝裴
襲云久歎譌出門踐席隄嶺之榛棘尋王弼州之祠堂
豈其竺國禪書不通半偈何侶詎家衣鉢能擅五言乎
導遊者金子墨林卽飯于其宅貰橈而返蓋已埜色歛
塵羣牛下坂夕陰滿壑萬樹生風矣

復王伴石牋

侔來速樂安君傳竝云地下之盼切于人間不暝之寃
藉白片楮昨已畧櫛事緒纒成幅裁雖慚未互然猶體
隱亮微十中去其五所謂淒月沈鬼螭與引哀佳葩實
芳鵲解傳悵乎厲奎玉蘭始胎露致可挹越釀如淥頗
憾獨斟之子儻來可已嫵窈窕導新喟拭初蘚而縹簞
招眇婧目媵篴擷山黛于睂秀委情矚于夕煙僕夷有
涕俟我美人同一洒也窄衿紅燕已豫畱矣

卹贈朝議大夫上海縣知縣袁君狀

署理上海縣知縣袁君諱祖惠字又村世爲泐江泉唐

人隨園大令枚之孫蘭邨司馬通之子也少承家學鑽
研札書奇紀元訓昕夕瀏覽應舉頻屈收就左途爰入
貲呂縣丞試用江蘇歷署茌進寶山兩邑佐執王義方
之齋哦崔斯立之松卑不負官稱廉靜焉旣呂襄辦海
運事言功遷秩知縣僉謂君神明其識端貳其才徑烹
小鮮當副茂宰咸豐三年癸丑夏上海縣故令因事去
官君攝其任未四月而寇難倂君遂被戕時八月初又
日丁丑也上海爲南吳盡境土氣瀉鹵原勢平衍民情
澆浮財產饒裕市舶輻輳夷獠襍居於是七閩百越宵
人大猾逋犯滯客者流旣无家又不業廁販牙屠保扈

養爲植遲日市煙鬩博鬻娼爲行止淵藪莫可詰而游
食者日萬非惟賊民之蠹大爲萌亂之階欲聽之惡其
釀旤之深欲禁之懼其激變之速然卒莫能免者積勢
使然也時粵逆竄江省鄉置方戒嚴奸民抗糧乘衅蠱
起連陷川沙青浦南匯寶山嘉定諸廳縣而青浦令曰
毆而傷嘉定令以脅而逃南匯令以刃而殞類皆與官
相讎與民无患者土著之人多貪虜之心少也若上海
則不然蘇松太兵備道署故在上海市城是年官之者廣
東香山縣人也官本胥家貲畜累囊悉運貯于庫關稅
之入日復万鑑窺伺而思劫取者久且眾矣官大慮完

積所枉或言不虞迺募其鄉人練爲軍勇分置列卡持
械守巡名則防奸實自衛而不知若輩者輕律而藐
灑黠桀而醜婪要而聚之適遂其計乘冒外亂造訛目
搖衆心旁及富商偵路曰俟分掠勾結黨羽煽惑蠢頑
如莽之所云者鳴不嚮利樂从聯絡一氣于焉尅期舉
事斬門入城輿隸之屬半爲內應精銳所蓄盡皆反戈
旣猝發于不及防至潰沒于不可救維時星亢欲沒晨
色未啟東黠爲炬流虹滿街哭聲如潮紫霧纏巷大官
挾印棄眷潛走孱弁躍馬徒手就亾君知己不可爲迺
揮涕慰母弟整冠出堂皇而羣賊適至君猶思撫諭之

賊已兵刃交下斲君之指者曰一洞君之脅者曰二貫君之胸者曰三君遂浴血而仆矣君既仆猶瞋目罵賊不絕聲予身寡儔悵不作長圍之傳永大事已公幸能爲睢陽之張巡嗚呼烈嗚呼慘嗚呼難矣夫旣患所伏已非一朝先事者求其省事當事者恃爲无事一處之曰因循不乘機曰豫弭也一忽之于鹵莽且慢藏曰相招也惟君之歿固誰之咎與事聞于

朝奉

詔加知府銜入祀昭忠祠竝祭葬蔭襲如制撫此百里原殊在草莽之臣歿已干炁罔慚名祖父之子綴辭之

士深惡世之思焉爰狀君之歿難具詳其本末竝示有
守土責者

卹贈員外郎銜光祿寺署正胡君歿節事狀

自古峯奇磊落抱忠義之士當國家纂嚴接捷靖毒逐
之妖請纓揭旗目从隊率蕝功振旅與邀寵榮歿有身
冒鋒鋌効歿綏之節其必失算意外勢力兩窮然遂膏
血原墊瞑目而无悔今也白徒流冗巧于夤緣濫廁緹
衣之籍妄覬越邸之賞令其捶隄則計工避回敍勛所
枉則先肯爭攘反使鼓壯氣而苒者膺吞刃之慘可勝
嗟哉今

皇帝咸豐四年甲寅十一月十有八日癸未胡君光祿
寺署正枚目孤軍攻上海城陷陳歿之貪生之子笑其
輕入之愚攤施之帥閔其致命之烈據事入奏

特旨優卹加贈員外郎銜竝

恩給雲騎尉世職恩騎尉世襲罔替嗚乎張嬰未斬歿
猶握拳蔡州不復志豈云遂先是逆匪劉麗川等目羅
漢黨之餘黨劫洪門會之邪教勾結亡命嬰城負隅官
遭鉗鎖民受鉗灼人鮮高于榛阜鬼馬密于土闥渠率
氣餒峻壁建牙觀望踰年逆益驕固時江蘇巡撫吉公
舉傾國之師爲瓜期之代召集諸校授算密幄勵目一

鼓獲其蠶旗爰命君統旄騎三百徃襲北門呂裨弁某
某等策應之尅期君擐鎧竦矛間道目進首眾入陞接
棘隘巷灌睢易之卒盡能陷堅韓淮陰之兵曾殊死戰
苟其羽隊轉規僉弗稽故白馬長史翼左呂助威黃騶
少季橫擊而繼入摧公勒朽捐顧事也而不虞遂至者
蕙逗撓不荏致君虎落脊身凶門難鑿拔張歸霸之矢
血流而面鱗臥崔乾祐之薪焮熾而膚焦孤絕无援因
之畢命伊失機負罪者誣諉局外竟獲從容君歟何辜
遽沈英特九原之鬼應厲齒而憤矣君字小文譜名朱
彬鎮海人曾祖圻直隸井陘縣知縣祖于鉉南澳鎮總

兵父有澍國學生晉陵門第代有駿聲崇安惠宗竺生
令子君少志軒峻馭于處囂微儒不事青介子之風著
鞭願先呂越石自命歲壬寅鹵夷不軌寇我海疆歲已
酉鄞東梟猾抗糧構釁當事倚君如左右手君鏹募里
俠躬爲都肄呂成莖孟布江列壘抵扼旁竄竝戢內奸
遂署功得允祿寺署正其於鄞東之變詭詞宣諭解微
狙聚巨憝斯檻万首枕安夷謂君之功實多越歲癸丑
粵匪下金陵上海火被陷君與君弟衛千總宋榜奉江
南奔巡撫許公檄委於浙東采辦硝黃航海再四每蹈
焱涖之危不形怨苦之色旋言公弊君之能留營襄務

疑必召咨撫顧愚之投誠邏芻粟之接濟从所籌策悉
符機宐或偵謀有聞豫旨敝告事遣倉卒多免回惑諸
葛帳下恃言伯約王儉幕中喜昇杲之信重所加遂軼
羣彥故君之歿公爲之投箸拊心爲位而哭豈惟左右
材尉咸涕洟啜汁知所曰講銳奮畧願爲梟俊禽敵之
臣曰凜食惠報功之義實惟君風之身雖沈喪而上不
負累世之

聖恩而下足曰對難昇之知己復何遺憾乎餘姚陳啟
仁君僕也伺隙投險覓尸藁殮寄棺于城之一粟庵時
君年僅三十言六耳子輪不返殞非喪律天日在上精

采與昭明季正月賊平君弟偕君子克照等始呂君歸
葬于鄉屬變狀其事呂備史箴之採于呂濡豪拙牒傳
述英毅如右所云

故處士沈君墓版文

慈谿沈處士君呂咸豐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二豎診乘
怛焉遽化百季未半千穠不還厥嗣可權我權相隧樹
柏筵吉葬君于黃山吹靈亭之易礪石爲封請呂文丹
之俾其不泯于世君系出南宋朝奉公恆今有諱維清
者君之禮諱冠豪者君之父也敬隱厲節不希外聞君
服習方矩生卽讞佻旣受外傳能達誼禮季十歲櫟彫

失蔭哀毀如成人肯上言兩世母之幾下有二幼弟之
弱恃其族叔止安君願育之逮旣冠娶勤筦家政覩與
自祗恥弋衿佩之名皆賊目凜不牟仍積之利授之犂
礪若墮坦承狎目波濤如壑虛受其範已也恬而知足
其離世也讓而无爭肫然翬然可目式浮脚可目砭凌
兢目故君之逝戚鄰咸懷愴焉君諱值字連城一字蕉
伯逝之季四十有六歲其生則嘉慶某年月日也配洪
氏夷復散竺蘇宛稱內助賢於庠山樊一湮貞素怡泐
雖无碩行澆俗所難濡墨銘之目慰其請銘曰

歸乎泉禽奚其必苞鳳之軒軒惜乎嶧琴奚其必金石

之淵淵季聃之裔往有隱吳興遯雲陽者君始其人邪
槐園王府君墓志銘

府君山鹵代州五臺縣人呂乾隆四十有二年庚子七
月二十有七日亥昃里享壽七十有二歲曰咸豐元年
辛亥閏八月初八日子昃物采出背明忠烈公逸諱升
寧上達一寧槐園執齋先生之孫豐季先生之子也乙
丑季二十六日第一入泮己巳季三十復日第一食廩
餼丙申季五十七貢成均候選教諭日子賓

敕封文林郎晉封奉政大夫配某氏長男丕顯道充乙
酉科本省解元癸巳成進士日知縣分發湖南歷署甯

海定海秀水歸安長興慈谿鄞縣鎮海等縣及甯波府
通判石浦廳同知定海直隸廳事補授富陽桐廬等縣
次男丕績由增貢生選授平定州學訓導三男丕緒邑
庠生四男丕繼從九品銜長孫樹昌邑庠生次孫潤昌
邑增生三孫黼昌四孫錦昌五孫運昌六孫黻昌俱業
儒長曾孫寶慈次曾孫寶懿俱幼讀府君歿既成禮卜
葬于某山之原府君爲人韜形謐心服習墳典衣韋冠
布襪呂範躬正文章之軌涂蕭陶甄于遠進閑謦控于
一灋管籥足而上驤苟言可成植之罔傍顧其不淑于
命鶚鷺頻鍛遂謝覲舉相羊槃阿言青克家之嗣補其

未竟之志稟訓作令仁慈字民嘗策疲車就養任所疑
讞因決引史事曰相糾儒繁夙爛絕苞苴之入棚竺誼
施摯體視黨姍賄喪飲昏藥疾藥骼里有肉食之耄巷
无菜色之氓蠹沒而行不留餘量其邑侯楊庾山先生
曰如槐園翁者可謂德能裕後者矣持性道之中庸樹
人倫之師表存元範曰碩果惜靈光之就積窆石既封
善行不滅燮之鄉薦出縣公門下言師生之誼焉曰銘
劉下命謹受簡而次第之銘曰

惟清涼山塊曰巖下爲潛夫之幽楮一簣雖小千仞基
學確行碩近所希孫曾紹之光門楣

中議大夫贈侍郎馮文介公神道碑銘

處昇平之世宙值姦慝之憑陵身爲儒臣任不重封圻
職不居將帥先事避變曰全厥軀雖言遷董不相責焉
則馮公歿難於學政之任信乎其矯矯者矣公曰

先皇帝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成進士試一甲第三名授
編修明年乙巳

御試一等留館珥毫秘閣參名三少曰易簡之清美具
元穎之敏速旣得

國史館協修功臣館纂修通達體裁事兼艸制書史周
謨舜之譽擅補苴拾遺之才今

皇帝嗣服

詔入直

南書房

賜廬於海淀澄懷園晨夕供奉

上命敬刊

先皇帝養正書屋餘集公偕同列恪恭將事事歲稱
旨疊擢人獲貂裘之

賜錫鄭餘慶目練服弊李惠裕之優華選誣寫屏遜其
榮寵先是丙午鄉試公爲湖南副考官及是季辛亥復
膺湖北正考官之

命兩司衡尺戒負初心夙雅手提得人稱盛旋目

大考二等第二名擢侍講

簡放湖北全省學政進充祿寺卿公輕騎滅從星馳鄂
州育莪樸于上國欣山斗之重仰眎咸豐二季壬子也
適粵寇未靖流竄楚中巴陵罹毒于卉沔易遭陷于遂
軍門夕下率單兵而不支節相南來滯勁旅而不進夏
口之流皆血臨漳之阜積骸守令牧丞多目身殉俄分
股數萬圍攻盩昌府省垣至十二月己卯辰刻賊呂礮
轟東門城城未毀僅育黃巾絰衣縋城升者十三人而
城中守兵尙萬許俱投戈脫甲奪門四逃賊乃乘勢入

公聞變率左右持械巷門勢竭恐身爲賊汙因反署投古井而歿清流之潔同此寸心巨棟之材竟遭中折自可痛矣初賊未至境署巡撫事某公堅持守城之說撤洪山及各隘口防兵兵多棄械逸賊遂資械據洪山署撫益倉皇無所爲環居結營擁兵自衛惟憂附郭民屋賊來踞屯縱火焚之烈焰卷空哀慘震地生齒數万受燼一眦堅關下鍵芻米盡絕動勞止餓士氣益短或遣間乞兵甫後來擊又堅不許且下令言出城者殺毋赦耻公曰局外勢難力爭事知必償日惟登降城闔慰勞士卒憤懣慟哭眠食竝忘耻公母太淑人書至諄諄曰

見危授命大節不奪勗公故言勸之行者終不爲動旣
始解佩玦與從者遣其馳報太淑人爲之北面叩者三
南面擗者再奮躍而逝袂難急持身不欲偷餘生目不
忍覩眾慘

君恩无負於上親命弗違於下抑何處急難已從容悴
心力而就義者如斯乎憶公之捷南宮燮同在京與公
邸近比巷論書講藝多資聞益睽違九載竟成千煠哀
赴旣傳囑免摧惻自公已往賊勢日虐蔓延朔南統師
之將觀望避回麾鉞之吏積習庸懦其在出身承嗣嚮
服

國恩者反多亾身殞晉成仁而慷慨實惟公創其始育
呂夙示而激厲之也公諱培元寧因伯一寧小亭浙江
仁蘇縣人系出畢公高支之後曾祖諱行燧祖諱維煥
父諱紹生妣沈氏母何氏業賈好善世爲長者二代呂
公資贈如官公矩度玉飭秀幹山峻仲文祖風彬彬道
德上黨家學能通書煥三歲失怙何太淑人鞠教之乃
成立後呂弟子員中本省舉人名溢鄉里號爲能文設
塾授教呂供菽水旣登翰苑遍窺石渠擬之董晁期呂
房杜

帝心簡在方旬月而三遷天道罔知竟捐軀呂盡節馳

封入告

天子悼焉

追贈侍郎銜呂騎龍尉荃襲如例竝

贈祭葬入祀京師昭忠祠謚曰文介生哀歿榮昭顯行
跌禮也生於嘉慶十八年癸酉六月十二日殉於咸豐
二年壬子十二月初四日享年四十歲配汪淑人子二
學瀚學澧公歿之明年正月湖北復省城始改殮公迎
柩還籍卜葬於某鄉之原用茲稽生平綜事實嗟宏抱
之未竟哀音儀之永古銘景行于埏邇來忠徽於靡窮
銘曰

於維始平雋彥之特科第起家文章華

國迴翔玉署清職是供兩朝

聖眷異數崇隆

帝曰欽哉女往于楚春選其髦曰植榛楛惟寇不軌殘
我艸州山爲塞霧水爲逆流公乃外籌夷復內省豈不
愛躬畢命曰井流芬靈夢歸魄臨安

九重軫卹曠典下頒載樹穹碑用敷鳴烈離暉照充名
與恆揭

贈中憲大夫故吉安府知府王君墓碑銘

咸豐三年癸丑七月二十有六日己巳吉安府知府王

君在任拒賊歿於難越九月柩始歸厝於建嶼先塋之
旁卜吉俟葬忠貞之節洞乎九圉大招之詞淒哉下里
君子茂耀等目余夙與君交君弟本棣又嘗從余學旣
祗丽牲之石持君狀屬爲銘辭不辭荒落綜括大端庾
信之哀愴藉抒抑揚賜之訓典斯在矣君諱本恪字鳳
儀一寧奕僊姓王氏先世自奉化遷甯波府城遂家於
甯曾祖大旦祖慶元郡增生父惠沛拔貢里官翰林院
孔目魏國之始曰忠孝啓昆瓊瑯之門曰文章傳世祖
妣李氏妣何氏君旣喪贈二代如君官君毓體峻茂植
資穎悟范蠡六齡讀誨九帙高衍一日佗璉十題壺奧

之業克研膠庠之等斯列旣旨遣充乙酉科膺選拔貢
里明季

保蘇殿期試取第一得七品京官發分兵部查庫司行
走壬辰充馬館監督六季期滿旨額外主事總辦查庫
司事務又十季至壬寅升授兵部職方司員外郎旋補
查選司員外郎辨析方志能宏準繩閭對簿領無冒遺
失持從元亮之介特師裴允庭之修整鹵曹四司僉推
夏佐先是己亥五月取軍機章京記名旨御史用丁未
升授河南道監察御史戊申派署巡視中鹵城察院已
酉協理京畿道事務掌京畿道監察御史庚戌署刑科

掌印給事中戶科給事中重司隸校尉之任兼拾遺補闕之職君勤敏六察惕厲三事讐謬不屈有韋思謙之體封駁稱才具郭承嘏之風抑君之在官嘗充則例館提調官方略館編修行走

上諭事件處辦漢堂司官京察事宜管理督催所稽查甲米閩不旅力展錯矢曰寅恭迺翼迺宣事事惟允今皇帝咸豐元年辛亥十月御史期滿授江西吉安府知府

召對

內殿曰督帥屬員勤慎乃司相

諠勗移晷始出與我共治稟乎宣帝之言朕之心腹敢
忘韓崇之勅咨理庶績欽茲往已壬子二月君始抵任
文翁之化待溥於蜀羈田悅之逆正橫於魏州君分飭
吏屬集咨父老更張積懦激勸忠義置其迂回急所先
務維時營陽衡山警燧相接湘州所隸月陷數城齒寒
之憂已及章貢君迺單車九縣籌度邊勢躬茹櫛沐之
苦備舉屯守之宜癸丑六月賊目陶八郎等分股萬人
由皖瀝江直犯江州進攻豫省君方奉檄提勇晉省助
剿而平固太和等邑土寇盜聚乘衅肆毒上洛之山頽
雲欲崩仙槎之江惡浪又作太和隸治邑在東南去郡

咫尺逮君信回已薄城下旣遭猝發之旤苦無宿衛之
其君惟遣走請師堅關嚴御紅巾如蟻日集呂眾鈴馬
所去時望不迴雖民力之共鼓卒鮮濟於所事比及昏
夜尤難邏防近堞半尋呂公之車已摧發礮三面舛徒
之膽稍怯若夫二千石秩擔荷匪輕城亾與亾守土之
責君固稔也第呂青原山之相關封骸及仇永陽市之
郎湖流水皆赤萬屋燬於一燹千倉罄於片時顧念民
瘼實深痛憤呂故君竢援救之不及閔淫虐之日深團
緝燼餘啟鑰前進誤采樵之誘入席穴之險驚削對之
書遭馬陷之變斧螳鋒蝟隨枹四合曳兵棄甲左右潰

臣君猶奮不顧身格及衝戰裴果之力竭絕而因支先軫之元嗚呼其竟喪致命云慘而孤城獲全然君之不蓐不粒者已五晝夜於茲矣據事入奏

恩卹有加爰晉道銜臣例祠祀汲東海之治縱未竟於生并花判院之目可安瞑於地下初君在御史之任嘗以清查倉穀整飭水師揭弊陳告並嘉允

上意降

旨施行逮官吉安興學教士勸農課業白鳥神爵之祥一歲再見召父杜母之稱萬口弗貳既盡大節舉國慟哀特有義民購尸獲殮時君年五十有四歲距生年則

嘉慶五年庚申六月二十三日甲戌也配恭人范氏生
子三茂耀茂焄茂焜茂耀出繼四弟後女子五皆適名
族孫四培生琛生炯生珪生睢陽之烈不泯奕世臧孫
之後必有達人君又奚憾焉敢儀古式用慰永懷銘曰
服儒服號讀書既筮仕志則渝瞻爾儔良可吁君惟休
飭冠履內襄

國文而理外牧郡綱而紀胡不懲遴閔凶洒熱血膺賊
鋒命可致心何憊殞一身保疆土

恩寵頒食簋俎昭懿聲縣終古

贈太僕寺卿廣西龍州牧王君夙難事狀

鳴乎承

皇帝之

命出撫大邦督率羣吏除暴安良亦政治之大要也有
人焉其心氣本茶而餒其才略復短而庸亂之已萌呂
藐忽置之既發呂回惑疑之而惟粉飾太平羈縻
於旦夕爲之吏屬者或據事呂陳則嗔其多事欲隱諱
不報終苦於罔籌其始也養蠹玩蠱而莫之圖其卒也
崩山潰川而不可救有如道光丁未季間粵匪頑醜煽
黨謀逆積勢已二載桂平縣賈令密將巨魁洪秀全馮
雲山韋鎮等捕獲就檻矣而潯州府知府顧元愷承撫

軍意旨詎爲良民咸釋之自茲糾脅日衆僭妄百端不
及十年流毒半天下陷我州府縣者二百數十城喪我
文吏官者一千數百人若我友王君秋槎牧太平府之
龍州亦爲與難官之一君中辛巳順天舉人昌知縣分
發廣鹵歷任博白天保臨桂諸邑旋因獲盜功加知府
銜升同知遷太平府龍州任賈敵頤之治洛敢隕其名
陸象先之牧蒲何憂不簡嘗遭光三十卒庚戌也州爲
南粵地居全粵鹵南之極邊鎔襍獠獠勾聯交趾治故
无城者而又摩充藺蘭之巔袤險於其南紅水枯榕之
江崩流於其北君車甫下卽爲之規形勢度會易目謀

興築焉欲仿何稠之六合置闕於隅待師方翼之肅州
繚隍曰塹役猶未舉適洪秀全等曰撫軍之釋肆膽益
驕遍結羣兇揭竿驟起騷動平樂鬱林等州郡其於君
所轄之地曰暮可踰君則急募士眠躬親肄練犒千頭
之鳴環四面之龜頗憂坐燕之處危唯恐池魚之殃及
而賊目潘大等果分股自甯明州竄犯近疆矣爲之緝
甲嚴防結纓歠禦雞羽之告頻發馬尾之援不來塞估
倫之衝勢已成孤軍之弱罄梁洋之粒力難繼半月之
持重壁洞開森風疾卷旣不得量沙曰拒魏復無由增
竈曰惑羌戰少勁鋒則誰驚都護營無駐騎則孰憚征

南惟卜雲之遠旅難招而陶弼之堅城竟潰矣在晉丁
未君莅桂山獲洪逆之郈目李嘉耀密鞠嚴刑備詳姦
跡率眾擣穴禽八百人撫軍盧君窮治檄佗吏讞囚或
曰諱灋調停毋俾激變遂取選懦者偶繩之灋於其狡
猾者悉縱之里仍如潯州釋逆晉故事然而賊久褻風
憤誓雪并仇緣甯季之褊幸逃誅於晉日函郝玘之晉
擬洩怨於斯旨于焉擊挺蹈門擁戈突廨天平何忍不
憐匪石之心臣本无佗早辦伏波之革惟日八月丙子
君朝服南面坐侯堂皇左右侍者君之第三子允頤及
秦寶曹清二僕也賊揮及呂挺君曰今已如是公尙何

言雖曰讐公然某等夷繫受公恩譖自蚤圖微特公命
可存猶不失爲富貴嗚呼甘言徒飴溫校尉豈降賊之
人喫血而呼陳統領非偷生之輩決睚眦而星芒閃地
發暗鳴而霆響摧空賊乃劾君子脅君竝昇君而出堅
礎可觸溧陽之骨難磨寸舌猶存常山之罵益厲至勤
村河而君乃赴水灰二僕竝殞君子夷不屈被戕刼遭
絀羊元菟險失冤沈白馬朱鳥聲淒教臣二心詎爲狐
突之子墮諸清水曷慚余闕之忠龍工之魄誰薶鶴化
之冤竟杳斯夷身難再活敢邀殘息於波臣罪言所歸
可告無慚於

天子者矣事聞

卹贈太僕寺卿

予祭葬蔭襲如制入祀昭忠祠君之子入祀忠義孝弟祠而彼撫軍者難逃眾議卒受刑章曰君視之顧何如耶君諱淑元字是型浙江鄞縣人變之同社老友也逸少蘭亭之筆蚤冠於當肯穉子溫令之才夙期於同輩愴南湖之一別曠東海兮千秌且畧坐平謹傳大節微特子山銘墓痛懷德之長亾聊同宋玉大招表靈均之遺烈云爾

江中丞誄

咸豐三年癸丑冬十月丁亥粵逆楊秀清遣賊酋
羅大綱曰二萬人陷廬州府城

皇故資政大夫霍隆武巴圖魯

賜諡忠愍安徽省巡撫部院新甯江公仰難焚烏乎哀
哉公諱忠源字岷樵曰拔貢生中湖南本省舉人爲教
官冒土寇標起邵陵忱危公集族募士堅壁抵持俾免
於侵軼事平

賞戴藍翎曰知縣試用於澗遭兇二十有九年己酉攝
秀水剛季庚戌補遂昌矢虞誦之盤錯兼董尋之清省
漸漬曰化地无猾姦請帑振裁民活數万旋奉外譴卸

任還里適其旨羣穢靡沸連突平樂鬱林永安等城相
公賽尙阿奉

命帥吉林索倫等兵經略廣鹵挈公之軍營隸都統公
烏蘭泰幕下都統故名將公左右之居則趨侍密幄演
習秘弼目究四機三疊之變行則分領輕翼揚旂申驅
目助剿蛇燔魚之氣久之公知額兵所調民勇所集大
抵輕灑貌令不遵約繩動而擾民止而耗食鮮濟於用
雖多不足恃者爰糾其鄉之犍驛者千餘人分部署授
鈎鈇教之目擊刺排陷之灑明之目忠孝信義之道恩
撫威攝自成一軍轉戰折衝所向无敵由是楚勇之名

聞天下下慰羣望上受

聖知遂以同知府晉道員換戴花翎旋擢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洵升今職皆自戰功來也

天子曰干城相倚者三季百姓得水火之拯者億萬公
大偉矣哉公之擊賊于長沙也焚其舟千餘則董襲之
攻沔口也瀏陽聚萬盜謀變入其阻角難一日夕熾賊
五千皆奇獲礮械无祇則邵崇誥之策汴州也連剿通
城廣濟等土寇斬馘至二萬餘人則斛律光之破汾水
也援南昌之圍營 江門城樓當賊壘賊轟躍馬出缺
口力拒之至半皆梟三千餘級圍卒解則來瑱之保潁

川也初公在湖南賊呂長矛洞公股流血斗餘仍奮力
鬪賊無懈殺其酋數人則又張侯之肘貫矢而御不停
輪李文忠之膝中槍而衝猶入陣者矣是惟公之勇南
昌旣解圍賊遂竄陷瑞州饒州等府復分股入湖北由
興國陷黃州漢陽而德安夾危公因移軍駐江北荊禦
漢陽後防德安居要曰橫隄之賊懼而遁謂汪家軍弗
輕犯也則又著韓果之翅而稽胡盡驚冲桓虔之馬而
河朔咸怖者矣是惟公之威曰此克敵曷畏乎敵曰此
摧堅曷慮乎堅而是皆安徽省城安慶府已據爲賊巢
上遂曰廬州府咽喉全皖乃又省要衝

詔改爲省治特下安徽巡撫之

命呂重任界公斯大卿爲朕行知畢誠之可恃不盡儒者識鄭敗爲將才矣昔公方養病六合旣擗

命思廬州爲賊所必爭之地遂力疾星馳帶勇赴任所旣聞賊又將犯六安分所隸千四百人之半守之時民皆欲散聞公來始稍稍定城故無濠帥民籌濬濠賊已自清涼庵踰集賢關分陷桐城宣城舒城廬江等縣直撲廬州府城至十一月癸未抵城下圍之且攻之公登陴固守密遣兵勇出地隧環擊之先後殲賊三四千人斬僞王首二端大營又奪擄槍逾百獲騾馬器械等數

于賊勢遂大挫雷廷比捷爲秦州之長孫晟艸木知名
爲濠州之張万福信乎韓范再里而頗牧在境焉如是
而力保孤城者可月餘計餉于中倉藁秬盡告援于外
固壘不葺而賊卒不能下然賊之銜公已深意在必死
公遂言遣謀誘治官獻城之舉諭杜宏者方函書目縛
箭忌郝玘者已縣賞而鑄金殆言天平是可憤已皆十
二月丙戌夜蚩尤揚霧滂沱四騰人聚馬擠不辨咫尺
公徹夜張鐙坐水鹵門城樓督邏防至四更後內外鼓
譟聲齊起而地雷發而城潰而百姓守土皆冒霧鼠竄
而賊郤万餘眾皆乘潰魚貫入而藩司劉公裕鈐葑藩

司李公本仁副將戴公文蘭都司馬公良勳合肥縣令
張公文燧皆拒戰力竭歿而公猶帥從者手刃格賊卒
身負重創仆堞下公知事已去張目大呼曰臣歿不足
惜負

皇上矣或挽公至城梯授轡趣行公怒嚙其指曰我爲
朝廷封疆吏卒不歿賊及封疆失尙苟活耶因乘勢撲
城河徇焉嗚乎淮鹵之戰未捷于李愬祿山之寇竟喪
我杲卿千秋畱忠義之名詎我公之所幸一歿係安危
之局而觀在者憂之矣不誠可哀哉公頽體英眊論偉
神騫天驕出閑駟弔管下公之來淝不棄樗賤忘分下

交投縞之情於今耿耿逮聞抗稜樹勛

寵命加厚東南長城舍公曷屬而不虞天不公愛罹旤
至斯赤華正纏諸葛之星先隕丹心尙結葦宏之血同
消宜乎震悼及

九重而慟哭遍万姓也謹設位鹵嚮次公之事畧再擗
流涕目誅之未敢私也辨絜而述尊聊埒諸僇乎如覲
懷焉可傷之義其辭曰

浮閣嶽綺翼我東都天標建瓴金斗斯鑰分支九沚雄
藩自管荆蜀爲屏吳越爲闌寇胡不悛言肆麟轢祆燄
上煬焚萊燎木嗟我濟易與旨何選百鍊之鋼同遭其

鑠烏乎哀哉惟我濟陽曠世之英德望齊郡文宗攷城
少供津寄瞰席于黌旣學製錦來官泐中縣鑑无旼樹
骨冑稜寬博而厲僉曰神明火辰匿暉不義猾夏鳴桴
四際伏弩張獲粵楚簸顛汙汙殘破誰于中流砥此瀾
下公迺奮興擲盾而咤并垣手摩勢欲凌華纛目參旒
輜呂芻莖都肄壘門芟鬣疲憊冑馬汗血六尺曰驕一
馳百里長風纓影掘奔誘虎廻叱睨鵬元凱之雅北平
之騷薶霽閉壑山鬼夜慙力埽厥翳不捋纖豪所向莫
阻入駭出僂咄爾醜類曾何恃虓重關積礪密林布櫟
蘖蠹如蟻何值一契於

國言功敢言勞勩威名載敷眾望夾萃偕曰腹心非公
囑寄偕曰翰屏非公囑庇聿崇迺勩聿晉迺位克壯其
猶真

天子吏華鼓朱節

命爲皖侯呼趨撻暴仗爾驅劉流焱何戾拚飛禿驚撻
虹拉霰用茲咆休通隧穴塹藿膏積標詭計潛秘弗容
盡撻犇煙磐磐旱雷猝發百雉下朋女牖爲齷梟徒獮
升螯弧竟拔抗我羣黎言命誰乞沈我壁壘偃我榻櫟
觥我將校公曰我幸左右曰噫公其逝諸退保鳳壽幾
猶可圖公曰咄嗟我爲誰歟灰已灰矣而何望噓蹕蹕

面北臣今告徂事實臣僨罪當臣誅長河絙郅清流瀾
瀾地厚天高不虞至此烏乎哀哉晉晉長史飛雞蕤營
師不再北迺辟羌兵越宋文宗幹直履清罵賊而殞迺
貽令名公兼其兩曷墜家聲惜乎此志未底于成烏乎
哀哉愴焉鹵望歎乎莫堪頽靈不午下多殤魂太冑万
騎返無隻輪喪師辱

國慨彼芸芸積蕙望勢避險惜身彼悠悠者更復何論
天苟佑公免罹斯難詎歎江州藉公衛捍盡瘁謝
君所策誠譴億兆之民自茲塗炭爵謚所錫

天恩粵深九京之下能毋涕靄烏乎哀哉義紫者冠紆

青者綬委蛇百季豈云罵者節義勇忠公庶无負公靈
昭昭歟茲羣醜嗚乎哀哉

謝鐵卿孝廉誄

元會可祿天地可終瞬息百季豈足言罵是日君子必
思青益於身青補於班天地不盡名夷與留此吾友謝
君之風論也今君於咸豐六年丙辰十月癸巳日
寢疾卒才略未用于世著述未顯于世百季尙遠與天
地辭不夷哀哉嗚呼始交君季在少壯衡宇相望文譙屢
治酒趣所溫譚葩綺生一莠乍成理障靈揭守北溟之
家瀛揚南朝之祖風繫其旣囊玉韵斯絕偶理哀緒倏

感往蹤初涼告序徘徊郡闔偕樽市樓日必兩飲招邀
而集友皆妙人江雨浹旬未嘗閒展燭跋方散雞鳴卽
思因阻事而暫違旋折牋目相問此一旨也長安偕處
日長暇多弄門戀遊孽餅爲飯斜街狂劇傳果代茶催
小史之車遣僕重往刻庭磚之晷課文一篇眠食相顧
居然弟昆風檐論題又喜同舍此一旨也下第罷歸
舟潞河嶽靈濟流倚柁聯句一鐙兩影對牀擁書每魚
鮮魚輒話鄉味或踐名蹟與深古慙招我看山知江南
之已近共子酌月恆徹睡而不眠此又一旨也逮平屏
跋里居年歲各邁見而漸少握手益歡驚短髮之就蒼

蕭颯煠柳話舊侶之多故飄零天鴻猶復踏鐙南關之
市狂笑辟人玩荷北部之池沈醉狎座發矍放之老態
畏崢嶸之少季則又一旨矣茲事非遠我裏詎忘處仲
舊壚忍復重過向秀鄰籊凄不欲聞此大嗟來桑戶續
子哭張之詞望見繫車洒范巨卿之淚者矣若夫君之
行誼又可得而言焉駒齒未落已思曠馳雞跖飽啖奚
啻千數列茂才之異等膺通經之上選蕭泌稚季爲張
公之小友四姓子弟多范門之學生振屈聲目十科離
席輟於一日不就冷官之職仍爲鄉塾之師暇則肩列
丹鉛手轡方冊肱柳璨之篋擲孫綽之金操何休之矛

摩許春之壘例克瞻舉灼然部分蓋其所撰青經典類
編八卷通鑑揭要十卷字學辨正並誣文鈔若干卷也
至於救水一孟侍衰親之晨饌風雪千里尋病兄于異
鄉脩一千丈之廢塘拮据者旬歲表六百人之苦節感
泣者窮瘡內之而植行禪躬外之而急公慕義又唯孝
友爲政取訓于君陳桑梓必恭諷誨于小弁者乎於戲
羲娥在上曾鹵逝之暉金石雖堅夷易消之質一棺哉
影束芻之奠夾空滿目叢阡里毒之名誰舉而如君者
一籌未展或賫其志七尺自愛未負所生矧篋滿遺書
泣禱存傳後之業家能守硯李高青輿門之兒差可目

慰君矣君鎮海人名錚賢字玉如一字鐵卿其所居曰
旺炁聲廬故又曰旺炁自號云誄曰

唯我謝君申伯之後陳畱派分厥宗可攷平江令君隸
職墨綬來任海臺厥基始造僉事繼興培澤孔厚遞一
十傳君毓其秀君夙穎慧穉節冠曹幼度玉樹超宗鳳
毛枕葑邛紫竺志罔渝槃規孟矩俊而矻姚千仞壁立
六尺馬驕芬蕙湘蘭縛采陵茗鴻都厠名迺獲利市賢
書錄升渥洼昭燉實惟師資整簠飭簋慕風翕然北而
環几宏農公超列屋娒娒都講之門鵠趨鸞起戴稽內
行摯如怡如朝箕夕裘苒衿後裾擁樹葛藟摠林枌榆

言涼必與無廢不脩繹繹業業未竟所圖胡天罔佑溢
爾告徂烏平哀哉鄒易之言嚮所同慕白頭如新傾蓋
如故惟予與君車笠言僣澹味水渟深抱雲攄盍簪易
爰出谷雅賸蓉城節旄曾弗畱駐烏平哀哉白驥印晉
靈風咽聲羃靄曠海軒雲夕天大暮算旦平原涕霑殲
我黜懿曷由慰情孰挂其劍徒銘于旌元暉華藻恆閼
沈冥烏平哀哉